**圆桌派第一季第21集 缺钱：为什么感觉越来越穷**

[圆桌派 第一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66ba2c36920211e6b9bb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6 · 中国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打造的全新“活色生香”聊天真人秀节目，延续不“装”的窦式主持风格，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，立足网络，开启全新的“谈论+互动”节目模式，场景多变，嘉宾流动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家辉、梁文道、丁学良**

窦文涛：这个丁教授，自打上回咱们这个酒局之后，我现在决定那个不叫您丁教授了，以后您就是丁老怪了。

丁学良：也不是丁老怪，丁大哥也可以，丁大哥。

窦文涛：丁春秋吧还是。

众人：哈哈哈。

丁学良：丁春秋不行。

窦文涛：这家伙我发现。

丁学良：丁春秋的功夫太深了。

窦文涛：有些人得喝了酒才有状态。

丁学良：才有本色。

窦文涛：但是这个丁老师来了，而且这个文道在这儿啊，我们不能光是这个醉生梦死，我就说永远不能忘了人间疾苦对吧，

马家辉：我在就可以是吗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马家辉：什么意思？文道来了就不能醉生梦死（窦文涛：对），我告诉你文道年轻还跟我有醉生梦死的一段呢，当然他后来学佛了。

窦文涛：说说，说说。

马家辉：不，我都忘了，因为我看到他现在高山仰止。

梁文道：不，我就是因为有那一段，我就下定决心这我以后得学佛了。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马家辉：他怕了，他吓怕了。

窦文涛：文道我觉得他这个寻找，这个最高存在的过程，像是一个这个正反正的这么一个逻辑过程，就是说他本身出生于就是基督教的。

梁文道：天主教。

窦文涛：天主教的家庭，但是后来我觉着文道之所以这个信教，是因为他某一个时刻突然觉悟了。

丁学良：你讲他信佛。

窦文涛：信佛嘛，现在修行嘛，主要是因为罪孽深重，就是他越后来想，而且我觉得你容易放大，你犯的那些罪吧，其实要照我看起来，也真是罪孽。

梁文道：也都是优点。

窦文涛：也真是罪孽，没有，比我罪大，所以你应该修行，我们应该喝。

马家辉：我觉得他还是比不上，我跟你各位朋友，我觉得文道修行也是因为罪孽，可是不是自己的罪孽，因为朋友的罪孽多，他读经。

梁文道：带慈悲心肠。

马家辉：给我们回向，因为我记得有时候，几年前有个事情，反正跟文道吐吐苦水什么，他的回应都是这样，那好，家辉我念经回向给你，把福报回向给你，所以我觉得伟大不是减自己的罪孽，是减朋友的罪孽。

梁文道：没有，这不是什么伟大，这只是很根本，因为你学佛的人都知道，无论你修什么宗派，什么法门，你修行到最后一定要做回向，对，回向是很必要的，没有回向那就不叫学佛了。

窦文涛：诶，这个还真是，要说这个就叫宣传这个封建迷信，但是呢，那叫怎么说呢，过去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念《地藏经》，听说山西还有那么一个小院，就是说那些村民得了癌症，得了绝症，好像就是有和尚教他们念《地藏经》，据说屡屡有奇效对吧，我对佛教的态度就是我认为我并不虔诚，我也不真的信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是个实用主义的利用，就是死马当活马医，那么前一阵我又一个朋友，他家长辈弥留之际，就是我亲眼证明，弥留之际就在病床上，说赶快今天晚上回家，医生就说了，所有手段用尽今天晚上就要走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诶，要不然你就死马当活马医，你在他身边念念这个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

丁学良：看效果如何。

窦文涛：传说中的，对，然后呢，后来他就拿这个现在的手机都有嘛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就放……

也许是巧合，但是我绝不骗你，第二天老人家起来出院了，现在还活着，那么医生都觉着，我就是说可能会有这种现象，但是确实极其罕见，咱不能宣扬这个，但是就是世间有巧合吧。

梁文道：但问题是我想问的是，那将来我们人人都会有那一刻，那位老人家，我不是在诅咒人家，我只是在说一个很客观的物理事实、生物事实，有一天他又要走了，那是不是再要给他诵经，然后他又可以不走呢。

丁学良：那不可能，不可能永远都这样，对不对。

窦文涛：只有地藏能回答这个问题。

梁文道：所以，我想说的是，念经、修法不是为了让你不走、让你不死、让你不老、让你不病，学佛的第一个根本要素就是要明白人生老病死无可避免。

窦文涛：诶，但是那天那个刘索拉不还说一个吗，她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碰见一个占星家，什么天堂地狱，但倒说出一句哲言来，说这个，就是跟她说呀，说这个我告诉你，人死了之后肯定是去天堂，所有的人都去天堂，后来刘索拉就问，那没有地狱吗？然后这个占星家说，这儿不就是地狱吗，我就是觉得佛教里讲得这个。

丁学良：这话是金句。

窦文涛：就是人间就是地狱，就是说这个六道轮回啊，其实在我们这个人世里全都看得到嘛，有些人真的是生活在地狱里，但是你不知道，我就说不说别的，你知道吧，今天这个丁老怪来了，文道这个普度众生的也来了，我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我们在网上做调查，说大家喜欢《圆桌派》聊点儿什么呀，最后发现你得接地气，然后接地气呢，相当一部分人提出来的一个焦虑、一个苦闷，但是这个苦闷呢，你听起来又极无聊，就是说缺钱怎么办？我今天最大的痛苦、人生难题就是缺钱。

我觉得这个事该怎么聊，比如说前一阵台湾有个节目，那个节目里的嘉宾招这个大陆网友围攻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是说你们大陆人穷得连个茶叶蛋都吃不上。好，我们就说，我们大陆人吃不上茶叶蛋？我们星巴克咖啡当水喝！对吧？你们台湾现在都颓了，你们还跟我们说。

但是不要这么讲，如果您是社会学的，如果用数据说话，2015年中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我看的数字还有五千多万，那就意味着这五千多万，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关于贫穷那些记忆，我竟然，为什么我说佛教讲的从天堂到地狱这六道轮回，在今天的世界上都存在，北京上海有的人过的就是天人的生活，对吧？可是实际上今天，就是还有一年才吃三次肉，甚至就是说多长时间吃一次大米，你以为今天中国没有吗？

梁文道：香港也是。

丁学良：你不要讲中国大陆了，香港，我们在香港看电视都知道，你知不知道几年以前，我看按个节目的时候，我老太太老跟我讲，说是看那个节目很震惊，就是香港就是采访那个贫困人家庭，就是一个小女孩子已经是上到了初中了，然后有一次成绩考得不错，然后就问她，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她说我最大的愿望想去一次麦当劳，后来这个节目我看了以后都是泪奔啊，因为在香港啊，全世界平均收入最高的地方之一，一个读到了初中的女孩子，竟然最大的愿望是上一次麦当劳。

马家辉：那香港的贫富悬殊也是全世界最高的，也是最厉害的。可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看你用什么字来提问，因为假如你那一句话是说，缺钱怎么办？那假如穷到比方说吃不起麦当劳，或者说在香港住板建房、笼屋等等，或者说农村的小孩，他的情况不是缺钱，他是贫困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而当事人、贫困的人，往往有时候他就熬嘛，反正叫天不应叫地不闻，他有时候贫困会把你整个人麻木起来，你不会觉得我是贫困，因为你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，你不接受现实你就死了，真的觉得说会问，会提问，缺钱怎么办或者说我穷。

梁文道：这大半就不是太贫困，我完全同意。

马家辉：对啊，这是在城市里面，我需要钱喝红酒，买包包。

梁文道：我举个例子。

丁学良：你讲吧，我讲就有一个概念区别。

梁文道：因为我很多年前的时候，我跟另一个朋友，我们当时带的香港一个那个年代比较有名的一个，叫做低下阶层住的地方，很糟的一个公共房屋规划。

丁学良：我去过，我所有的都去过。

梁文道：是啊，我们就带一些小朋友，也不叫小朋友、中学生，我们说我们带他们去港岛去转一些地方，跟他们谈一些事情，就等于像上课，街头上课一样，然后我们就约大家在金钟地铁站等， OK，我们都觉得是很自然而然，香港人搭地铁对不对，你说在金钟，就港岛的枢纽站嘛，在那个地方站，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恒生银行等，这是全香港都知道的一个约人等，最好等的地方，结果那一大帮孩子里面，有二十多个人就举手说怎么去。

丁学良：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。

梁文道：从来没去过港岛。

窦文涛：香港人？

梁文道：香港人，是因为对他们来讲，那不在他们的世界之内，他没那个概念，但他也不觉得很怎么样。

丁学良：这个你们二位，刚才你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些道理，其实在经济学上，很注意把两个概念分清，一个概念叫做缺钱，我们讲缺钱，英文讲的是wants，我想要什么东西，这个是愿望；一个是贫困，你刚才讲的道理非常好，五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这是贫困，贫困的人要解决的问题是needs，我必须的东西，needs，这都是复数嘛。

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大陆，你讲你什么遇到那一帮人他不属于needs，他不属于在必需方面，贫困，他属于wants，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他缺钱，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区分，你要不把这两个进行区分的话，我就是你扶贫的对象了。

窦文涛：您呐，您那儿还有红酒喝呢。

丁学良：是，我就是你扶贫的对象了。

马家辉：他缺钱。

梁文道：缺钱，买不起Roman e e-Conti（名酒），哎呀，真是缺钱。

马家辉：那你needs跟wants，经济学家说得非常清楚了嘛，他说什么是贫穷？你的欲望比你的收入多了一块钱，你就是贫穷，你的收入追不上你的欲望。

丁学良：缺钱。

马家辉：你就缺钱，什么叫富有？富有就是你的欲望比你的收入少一块钱，那你就富裕了。

窦文涛：我都觉得你们这就是不了解人间疾苦，他就是说啊，比如说一个大学生，你知道吗，我现在发现就是说这个缺钱呐，会带来很多挫折，你知道一个，现在大学里的一个学生，如果你缺钱，你甚至都不能勇敢地去说我爱你，你不能，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追一个女学生。

丁学良：买不起花，买不起花啊。

窦文涛：他们叫什么“轰趴”，就是现在，诶，我原来那天我跟一个大学生说，我发现他们现在要的生活，我过去在武汉大学，我说我们基本上不出校园的，我们那个时候，真的所有消费就是在校园围墙以内。

梁文道：是，没错，

窦文涛：他说现在同学过生日，那去唱个歌吧，你老让别人买单吗？大家聚个餐吧，你老让别人买单吗？你知道你慢慢地你就变得萎缩，变得自卑，甚至变得阴暗。

就是甚至现在同学之间有点什么呢？同学之间都会说，你不要朋友圈里晒，有一种人是特爱晒自己，说你看我现在在纽约，我在曼哈顿旅游，你知道吗？晒这个招人恨，就是那么有些人呢，就觉得我根本就是一听见我的同学过得好点儿，你知道他心里那种不舒服……这东西你说缺钱不缺钱？我觉得这跟他wants，什么needs没有关系，就是个感觉。

丁学良：好多年以前，还是你们两个恐怕还穿开裆裤，云南发生了一桩事情，那个马加爵，马加爵那个事情，他不是拿刀子杀死了好几个同学吗，然后逃嘛，然后在边境被抓住了，后来抓住了以后，问他为什么你杀这么多同学， 而且大部分都是室友，一句话因为我们家来自最穷困的农村，他们每天都是在瞧不起我，我每天被他们侮辱损害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

马家辉：你说农村的人，那个不是穷那么简单，是贫困，贫困才是比穷更可怕的。那穷是什么可怕呢？缺钱是说当假如他在结构上面，我们搞社会学的，贫困、穷、缺钱上面呢，把你的机会限制住，让你的能力没机会发挥，那个才是最可怕的。

因为你每个人，李嘉诚也穷过好久嘛，你凭自己能力等等等等，可是有个限制，有个结构的限制在那边，让你受到不公道的对待，那个才是真的要去关心改善的地方。

梁文道：有时候我们不能光用数字来看贫困不贫困，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有一些社会、有一些地区，你觉得他的收入低于联合国所定的这个基础线，他是贫困人口，但你会发现他的生活里面，仿佛并没有别的国家，没有那么多悲哀，为什么呢？这就牵涉另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什么，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，如果我们觉得，缺钱是很大问题的话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，有很多东西必须用钱来买得到，来解决掉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别的情况，就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比以前更多。

窦文涛：对了。

梁文道：在过去是不需要用钱来解决的，比如说人跟人的关系，比如说你的尊严，你的健康的生活，你的家庭的生活，邻里的生活，有时候一些定义良好生活的其他要素，不是用钱买得到，也就是没有钱也能到的东西。

OK，我觉得今天我们定义发展是什么的时候，这几年很多经济学家讨论到底什么叫发展，什么叫development？就是以前我们讲发展，就是中国过去我们讲改革开放，我们要发展，我们很注重讲钱，经济这个指标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其实不一定，比如说有的，我们这个发展的定义要多元化的，比如说连人的尊严也要算进去，什么叫做幸福，最近几年不常讲幸福指数吗？很多东西要综合来计算。

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，它也许收入很低，但是他比如说他享有的这个环境，比北京好太多了，因为北京比如我们今天，（丁学良：空气、水啊，蔬菜），录影的时候还红色预警，你今天你想想看你在北京，你有红色预警，你怎么办？那你要家里面，要花很多钱买空气净化机，但这个东西也许在很多地方，它不是用钱就能买得到。

丁学良：这个梁先生我跟你讲这一点呢，我是属于你们（文道、文涛）二者之间的中间派，就是一个无论是一个社会、一个个人、一个群体，你不能把钱这个事情，就是降低到一点不在乎的地步，这也不可能。但是这句话并不能换成另外一句话，你人生中间最重视的东西，都可以用钱换来，我认为是要取得一个中间段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中间段呢，在有些人看来都是奢侈段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不是说最爱唱的，那个高晓松那个歌嘛，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”。

我现在看了一些个调查，就是有些个年轻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一句话也是金句，他说“活着我就已经竭尽全力了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对我来说，我这哪怕是在上学、交学费，你又要包括说现在大学里，说有一个去德国交流的项目（丁学良：你去不去），别的同学报名，我就不敢说话，因为对我来说所有的都有一个生活费，再有简单的，有选个什么课、或者是到外边补习个什么，但是他有一种就是说，我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。

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艺术院校的一个学生，诶，有一个财神，太佩服他了，他同学们就是说这哥们儿上大学的第一年，就给他父母买了小汽车，第二年给自己买了小汽车，第三年（梁文道：给全班同学一人买一个小汽车），那还没那么普度众生，第三年自己搬出去，搬到高租金的那个公寓去住，后来同学们说怎么发财，诶，我都不知道，咱们现在以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再去创业，再去努力，他说我的父母亲太苦了， 他们辛辛苦苦供我上学，他说我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想我挣钱的速度，一定要赶上、超过我父母老去的速度。

丁学良：那当然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他就是完全地自己在外边办那个艺校培训班，拉自己学校老师去讲课，一切，他就他整个他不是在上学，你知道，他是进了大学就要挣钱。

丁学良：进了大学就开始经商，学习是副业，经商是主业。

马家辉：可是文涛我更关心的是说，当他当初自己受过这些苦的时候，我没有钱，同学去德国交换生一年，能去，我不能去，我在香港碰过很多学生是这样，学校鼓励他们出去交换美国，他说老师，好，就算学校来提供每个月我在美国的生活费什么费，我本来我不去的话，在香港一天替人家补习，五份补习，我要赚钱，还要拿钱回家，我去了美国，我就要停掉了怎么办，我就不能去。

好，你说那要年轻人，他经历过这样之后赚到钱了，我在想现在，好，你缺钱问怎么办，与其问，要人家教你你缺钱怎么办，那样没办法教的，看你要付出多少，有多有机会，多聪明等等，不如别人提醒你，当你有一天不缺钱的时候，你应该做什么，你不要自己赚到钱之后，自己搬上，对不对，大豪宅，每天喝五瓶红酒，你那些钱弄一个奖学金、补助金，来帮你的学弟妹，行不行，你帮当初跟你一样穷，没有钱出国交换生的行不行，我觉得后面那个我没办法教年轻人，你缺钱怎么办，去抢吧。

丁学良：你像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，每个人当时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，我们感到很震惊，就是他们没有常识，当然我以前在你们节目中有讲过，不会把衣服拿到外面去晒，一定要用干衣机，耗电费，买牛奶的时候，要买那个一口喝完的，买可乐，不买那大罐，大罐便宜嘛，这事我们都是过来人。

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，当时我又很感动，就是那个，我们有一个教授现在已经过世了，他家很有钱，然后他是Richman（富人），我们念书的时候，他开一辆车，我们80年代中期，他开一辆车是1958年买的一辆沃尔沃，就是最小的沃尔沃，我们讲富豪，那时候沃尔沃不是好牌子的，但是我们后来就听说，他把很多的钱拿出来，就刚才你讲，他去干嘛，他去帮助他当时他们那个社区的，最穷困孩子们去上大学。

这后面，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大话题，我希望以后你能够做这个话题，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面，有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，一个就是说，年轻人觉得是他缺钱，第二，另外一方面，我在中国社会里面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，我觉得这个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，就是在中国社会里有些人已经有了很多的钱，他们不知道怎么用钱，缺钱是很可悲的，如果你钱很多了，你不会用钱，我觉得更可悲。

马家辉：丁老师其实还有第三个问题，更可悲，我认为为什么缺钱没人帮他们，没有人去设立这个制度来帮助他们？第三个问题也很重要。

梁文道：其实很简单，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好解决，就是不是很好解决，很好解答，那当然就是因为，你今天在中国，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，比如说我要设立一个什么基金会帮助什么，可以，你先去民政部门登记。

丁学良：一大堆手续。

梁文道：要把账户挂在全国红十字会，那中间一大堆手续，搞一大堆东西，那么然后经历这重重的东西，然后你偶尔听见有郭美美这种事情发生，你想想看算了吧我还是。

窦文涛：这个啊我觉得刚才丁老师您讲的，有了钱不知道怎么花，这种可悲呢，我想有，我也不能有，但是我要说的是另一个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我敢说我现在就拜金主义，所以你为什么批评孩子什么拜金主义？因为我现在觉得，我对这个社会一切的感觉，你说我俗也好，我有我的这个喜好，我有我的精神世界，可是我仍然认为赚钱第一，我确实把钱看得特别重要的这个位置上。

你看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们都曾经视金钱如粪土，我也曾经，但是总有一个时候让你觉得这钱哪太重要了。

丁学良：不是粪土，钱不是粪土。

窦文涛：对，钱不是粪土。

丁学良：我们自己才是粪土。

窦文涛：说得好。

梁文道：有了钱，粪土就不是粪土了。

窦文涛：你们能想起来吗？就是什么时候某一个时候，你觉得要挣钱了，钱很重要，是碰到了什么，你们能想起来吗？

丁学良：我举手，第一个举手，我第一次觉得，我不能不把钱当作大事的时候，是自己有了孩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在这之前过的日子。

窦文涛：很多男人是这样的。

丁学良：我过的所有日子，一定比你们三位更贫苦，我不要讲那个很…，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，我是安徽农村里出来的，我以前再穷的时候我都不怕，我第一次怕我没钱，就是我有了孩子。

窦文涛：对了，这是很多人有共鸣的。

马家辉：好，轮到我，我跟丁教授相同了一半，我也是唯一一次生平觉得，而且是真的穷，要去银行借钱，我还记得借了三千美金（丁学良：你干嘛？）非常屈辱。

丁学良：你干嘛，借三千美金干嘛？

马家辉：我这是跟你对了一半，第一个，我生了孩子，那一年我小孩出生，然后我同时买了房子，然后孩子跟房子，在香港买房子，我生了孩子很高兴，高兴的时候血就上大脑了，上大脑冲昏了头脑，刚好暑假回香港，觉得那个在北角一个房子，还蛮便宜的，三百多万这样子，然后三百多万只有什么十五平方米，小小的，刚好可以站着睡觉，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就买了，结果买了房子又生了孩子，那个负担就很重了。

丁学良：那当然，那当然。

马家辉：我还记得再回到美国继续读书，读博士学位，才发现钱不够用，所以然后再加上一个说起来惭愧，我那时候非常好赌，你也知道我好赌，每个礼拜开车，去那些原住民的赌场，有人说好吧  赌一下吧，赢回来吧，把房子赢回来，结果我几乎输了两栋房子殊不知，那结果我就去银行借了，然后就借了三千美金，我觉得那种羞辱的感觉。

窦文涛：这赌瘾为什么戒不掉？

丁学良：赌瘾戒不掉的。

马家辉：后来我戒掉了，我二十年没赌。

丁学良：很少有人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当时为什么，剁手也要去赌呢。

马家辉：我说过了，因为在澳门输了一把很奇怪的， 有点像简单来说，堵了三个通宵，我老婆陪着我在旁边

窦文涛：你老婆还在旁边？

马家辉：我老婆是把我宠坏的，是的确宠坏，然后赌，什么信用卡都拿去刷来赌，然后输光了，最后一把再一刷，刷了几万块港币，丢下去当庄，长话短说，就是好像有没有看《赌神》那种片，我拿了四个K，对方拿了四个A。

梁文道：我的天呐。

马家辉：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呢，外面天亮了，传来一声鸡啼的声音，那我觉得冥冥中有暗示。

梁文道：这是老千嘛。

马家辉：这赌场，我不晓得了，因为那时候感觉是天把我伏了，天让我不输，哪有最后一把押最多，好像五万块港币的下去，我拿四个K，你拿四个A这样，那我就跟老婆说，回去戒赌，然后天亮了，就去码头买船票回香港，去黄大仙就拜拜，后来信佛了，我也修佛，当然不去黄大仙了，当时是去黄大仙说不赌，以后所以不赌，只请人家代我赌。

窦文涛：所以那些赌徒应该多找找鸡，是吧，听听鸡叫。

丁学良：你这个赌的经验验证了，我父亲的另外一个经验，我很有趣，为什么我不赌博，就是因为我父亲跟我讲过一个道理，他说他赌博，在政治上帮了他，我父亲是乡村里面的那个传统的郎中。

窦文涛：医生啊。

丁学良：他说那郎中呢，他说得来的收入是现今，他的同事们的郎中得了钱以后就买地，等到1949年解放以后，很多人被判成地主，那就惨了，他喜欢赌博，他不喝酒，他抽烟、他赌博，当然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克制，今天带多少钱输掉了，不会借钱去赌博，然后第二天他再行医，赚点钱再来赌博，所以到了1949年的时候，他一寸地都没买，都没买到，结果家里还是继续保持贫农。

窦文涛：诶，这家伙。

丁学良：这个有趣。

窦文涛：悬壶济世和滥赌。

丁学良：所以1949年以后他一直成分好，否则我就完蛋了。

马家辉：就像《活着》余华那个。

梁文道：所以可见这个革命，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传统观念，传统的道理，对吧。

丁学良：道理都没来，哎呀。

梁文道：传统观念是你不应该赌钱，有钱要买地，结果革命一来，是赌钱救命。

窦文涛：这就说明革命是从新洗牌，它能让四个K变成四个A，诶，文道还没回答这个问题。

梁文道：我好像我想不太起来，我当然比如说……

窦文涛：你到今天还觉得你应该把钱给别人，是吗？

丁学良：你当然应该有钱，所以你没这个概念，你太有钱了。

梁文道：不是，比如说我当然遇过很没钱的时候，比如说想找工作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倒没有很急切地感觉说钱太重要，很缺钱，因为我想主要的理由，第一，我没孩子，第二，我没房子。

丁学良：你又没饿过肚子，没有过。

梁文道：我饿的意思就只不过是比如说，我剩下比如说几块钱，我去面包店看一看，我买得起哪一个面包，我就买了那个面包吃了就今天，但是我从来没觉得太担心这个问题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
丁学良：这很奇怪，这很奇怪。

窦文涛：对，那他说所以这就是，觉悟的人他不一样。

梁文道：这不是，不觉悟，我当年很不觉悟的，就欲望很多的时候（窦文涛：有慧根），总是不觉得很担心，我总觉得我很需要的时候，我大概还是有办法。

窦文涛：其实我觉得我真正开始拜金，就是从前几年开始，在此之前，我觉得我都是还是不说视金钱如粪土，但是就是说，有的钱我是不挣的。你比方说你让我走红地毯，臊得慌，丢人不丢人，我就不去吧，然后你比如说甚至是拍广告，我的天哪，几百万的广告我就能推.

为什么推啊？因为这么傻逼的一个理由，我今天想起来就是说，我觉得那个广告照片，他是想让我做一个治近视眼的一个医疗的那个，治近视眼的那个广告，我就因为听了他说，你要拍一个照片，都放在机场、火车站，这个照片就是说我治好了近视眼嘛，就这样，我终于摘掉眼镜了，就这样，诶，我仅仅是因为觉得太寒碜了。

我想到的是我说我的私人的朋友圈，他们要是从飞机上下来看见了，可是这跟几百万怎么比呀我，你知道吗，可是当时你看，就像您说的，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就这钱哥们儿可以不赚，没问题，不丢这人，可是你知道我是个复合的原因，一个就是妈妈一下子进了ICU，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说你喜欢一个女孩，我就说跟这个有关系，我过去，那天我还跟香港人、一个香港导演说我说我们这岁数的没有习惯说，拿钱泡女孩啊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空手套白狼，就是一杯水，还什么呢就是花钱。

马家辉：我到现在也是，现在还是。

窦文涛：我意识到，你可以跟人家谈恋爱，可是真的你想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人家家里也要钱呐，所以说这种复合的原因，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，我就觉得钱能……我有爱情，好吗？我也纯洁，我也有人性，但是我仍然觉得钱就最好了，就有了钱我这些都可以一顺百顺，没了钱我这些……

丁学良：你讲这个道理，还没有我见到另外一个道理对我更震惊，我们中国人都说犹太人会赚钱，犹太人把钱看得是高于一切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有钱的犹太人就是完全的犹太人金融家，终于有一次，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，他是犹太人，他们家邻居就是基辛格，他就讲，他说你们亚洲人总认为我们犹太人爱钱，他讲我以前也为这一点感到很羞耻，但是后来我的父亲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家世世代代爱钱。

他讲自从在欧洲，他讲在亚洲还没有这个经历，在欧洲世世代代的犹太人，一旦遇到了迫害犹太的人的时候，无论是什么理由，这个人能把一家人命买下来的就是钱，他说犹太人不是爱钱，犹太人爱的是这个钱能买下来一家人的命，所以我们要把钱赚得足够多，我们因为不可能指望任何人、任何政府、任何法律在欧洲。

窦文涛：你说的就是我在中国的感觉，我认为我要不多囤点儿钱，我靠不了任何人，包括很多年轻人（丁学良：没人来救你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，不管是公营还是私营，最后你明白了，一切的服务就是为了赚你的钱，学校也是要收你的钱，老师也是要收你的钱，去个交流项目也是要钱，你干什么你都是要钱的。

丁学良：更重要的是，医院也得要你的钱。

窦文涛：医院要你的钱对吧。

马家辉：所以，文涛你就讲回去我刚补充的第三个问题嘛，我刚我们前面讨论的，那个年轻人什么缺钱，我说还有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助、拿钱帮助，刚刚文道给的说法好了，会被查税或者说要经历很复杂的手续，真正种种理由，没有一个相对妥善的公共，或者说私人的援助制度的时候，大家没安全感了，所以当爱钱、要钱、拜金的背后。

其实是怕穷，因为你一穷就死无葬身之地，想申请公共援助，政府借钱没有，或者说很羞辱的才能有，那样很难受，要跟人家要钱，还没有尊严，所以爱钱是很笼统的说法。

为什么爱钱，像我也爱钱，背后的动机，就可能每个人都有故事了，像你刚说那个犹太朋友什么，像我刚说为什么我去银行本来非常正常，跟银行借三千块美金，给他利息，那种羞辱的感觉我一直忘不了，是因为我小时候。

丁学良：在哪一年，对不起，哪一年，大概哪一年？

马家辉：1993年，我小孩刚出生，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也爱赌，我们赌是遗传的。

窦文涛：你们家是什么家族，你们家应该举家迁往澳门。

梁文道：你爸爸是为天上人间倒闭而哭，然后你妈又爱赌。

马家辉：基本上四个字，嫖赌饮吹都有，我舅舅吸毒。

窦文涛：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偷。

马家辉：我家族是这样，然后我妈爱赌嘛，有时候赌了钱，家里也的确穷，贫困以前，然后我记得湾仔不是有那个押店，当铺，对，她带我跟我姐姐，左手牵着我姐姐，右手牵着我去当铺，当一只表还是什么表，当铺都要进去嘛，要柜台很高的嘛，你抬起头来，那个人坐的很高往下看，一来为了防盗，让你抢不到他，二来就是给你这种没尊严的感觉。

梁文道：心理压力，是的。

马家辉：然后就拿着块表，看着我妈，然后就那个就说，烂表一个，二十五元，你要不要当，这样，然后眼睛还色眯眯的，我首先看到我妈呢，当然我妈也色眯眯地看回去，那种对看那种感觉，可是我妈有没有色眯眯，是她的事，重点是我觉得非常屈辱，为什么要跟人家求那个东西。

丁学良：这是六十年代的事，六十年代。

马家辉；七零年代初，六十年代底吧，我大概八岁、九岁，我1963年的，然后可能那个根源呐，到后面我又一个弱点，很讨厌求人，任何事情，很讨厌，因为求人，人家不帮我我就觉得，我宁可死了很丢脸，帮我呢我又觉得欠了他一辈子，好像这种怎么还都还不了这种感觉，所以说爱钱，其实背后有不同的理由，你刚才说一个妈妈的生病的事情，犹太人是一个，只有这个家伙就信佛，从来没有缺过钱，可是也从来钱不借给我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肯定没有。

梁文道：我可以，我借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说缺钱？缺的是什么？因为现在钱就是尊严，钱就是爱情，是吧？钱就是正义。

丁学良：钱就是自由。

窦文涛：钱就是自由，对吧？如果我们把这个都等值于钱，我认为你不能指责任何人拜金，这不就跟拜上帝没什么两样。

丁学良：卡尔马克思讲过这个话的，卡尔马克思说只有到了现代社会，一切人类所珍视的东西，最后了都会用钱来交换，马克思老早就讲过这个话。

梁文道：是，他对资本主义的判断。

丁学良：现代商业社会，并不是我们发明的，所以咱们这个事情呢，我特别最后来讲一句，我为什么觉得，就是你们一开始讲得就是，你说你单身没有孩子嘛，为什么在几个文明的大宗教、文明的传统都讲，如果你想做一种这个不同于任何凡人的事业，你不要成家，你不要有孩子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革命者，四大皆空。

丁学良：无论是革命者还是什么，你就没有任何担忧，没有负担，没有钱你也能够活下去。

窦文涛：就是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，失去的只是锁链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，最后还得是拜马克思……

马家辉：那你们都喝光了我还在喝。

丁学良：我们老早就喝光了。

马家辉：以酒敬茶。

窦文涛：好，谢谢。

END